

倡导全民阅读
建设书香社会

开卷有益

中华书香源远流长

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最早提出“书香”这个词,中国开展全民阅读,就是要让华夏大地成为“有书香的地方”。

书香,一个多么富有诗意、美得沁人心脾而又令人向往的语词!

那么,书香从何而来呢?
书香首先是一种植物的香气。古人为防止蛀虫咬食书籍,遂于书中放置芸香草,用其散发的幽幽清香驱虫,书香之名便由此而得。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,所藏书籍号称“无蛀书”,就是因为用芸香草防蛀。

书香一词在我国古代藏书事业中被广泛引申使用。大凡与图书典籍有关的事物多被冠以芸香草之名,如“芸帙”“芸帙”“芸编”,都喻指书卷。“芸签”原指书信,后来也演绎为图书。“芸香吏”则指校书郎,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做过这个官。因书房经常储备芸草以驱虫,故称书斋为“芸窗”,官家藏书的地方则称为“芸阁”“芸署”“芸台”(芸台相当于现在的档案馆,早在汉代便有“芸台”的别称)。官廷中的藏书处称“芸阁”,掌管图书的官署秘书省称为“芸阁”“芸省”等。

在人类文明史研究中,有一种观点认为,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首推造纸术。公元105年,蔡伦发明了用各种植物纤维制浆而做成纸张的工艺,而当时世界各国都还不知道纸为何物。中国造纸术使得人类社会文字载体成本大幅度下降,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写作和阅读,也使得中国成为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。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,带来了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大规模发展。有纸张才有书籍,有书籍方有书香,最早的书香自然来自中华。

千余年来,书香一词早已成为我国赞誉读书的美好词语。随着语词的活用,人们普遍把爱书人家称为书香人家,把崇书重教的

城市称为书香之城,把一个人认真读书的行为称为品味书香。书香并不单指袭人的芸草香,还指书籍自有的纸张和油墨的气味,及其与各种防虫的芳香物质混合而成爱书人喜爱的香气。人们从阅读品味出来的书香,更多源自心灵对书籍的感动,是世间的人情淳善,是美丽的道德情操,是悠久的文化传承,是壮丽的大好河山……读书之人神与书交,气与书合,掩卷长叹,口吞余香,物我两忘,这便是书香绕心,书人合一。

古人吟咏书香的诗词并不罕见。元代诗人萨都刺《寄良伯雨》:“隔屋书香开酒瓮,卷帘树色入茶瓯。”明初诗人陈谟《题雪岩小影图文公之后居南雄者》:“考亭云谷高风在,长有书香付后来。”明代诗人祁顺《题何氏西溪书屋》:“书香一脉如溪水,今古滔滔不尽流。”无不抒发着书香人生的感动。

斗转星移,陵迁谷变,石烂松枯,中华大地却氤氲书香不变。现代普通人家,为书籍防霉,早已改用樟脑丸、檀香片乃至各种化学防虫剂,然书之有香,我更愿意认为这是指书中的内容和书籍承载的精气神,而不仅仅是书籍纸张、油墨以及装帧中掺进的有形成分。书香,更多时候是指在书卷里所蕴藏、散发、萦绕的一种不尽的历史记忆与个人畅想。书香是对书籍的赞美,书香是对读书人的褒奖,书香是对文化的赓续与弘扬。

作家梁实秋说“书香是与铜臭相对立的”,可谓一语中的。“铜臭”一词,出自《后汉书·崔烈传》。汉代权臣崔烈,虽名重一时,却欲壑难填,以五百万钱买得司徒一职,从而得享“三公”之尊。有一日他问儿子崔钧:“吾居三公,于议者何如?”崔钧如实回答:“论者嫌其铜臭。”由此人们便以“铜臭”一词来讥讽俗陋无知而敛财致富之人。

千年以来,书香铜臭,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褒贬好恶。“钟鸣鼎食之家”若不是“诗书簪缨之族”,则多了土豪气;稼穡之户若能“诗书继世”,门户方能贴上“耕读人家”的横额。历代无数读书人家不绝如缕的书香,簇成了滋养中华文化参天大树的浓密根须,即便有遮天蔽日的战火将无数传世典籍化作焦蝶,也仍有数不尽的家庭和读书人将书香与生命相融,乃至与血脉共存续,使得“礼失而求诸野”成为可能,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成为事实。

阅读能让人们听圣贤指点,与智者对话,于静夜闻书香,以慢生活酝酿思想,在无边书海里陶情冶趣,开阔胸襟。读书如品茗,滋味在其中,读以致知、读以致用、读以致修、读以致乐。书香,正在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。

在当代,我国首倡书香的省份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广东。1993年12月19日,首届南国书香节在广州举办,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“书香”命名的书展,主办方为其撰下一句响亮而新颖的广告语,即“东西南北中,南国书香浓”。

2006年,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决定开展“书香中国”活动。自2007年起,各省市迅速开展“书香工程”建设。书香很快成为社会热词。

2021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中提出了“深入推进全民阅读,建设‘书香中国’”,“书香中国”成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目标之一。

社会的发展和改变往往从阅读开始。改变,伴随着阅读的推进。深入推进全民阅读,建设“书香中国”,已经明确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作者:聂震宁)



市民在书店阅读

相关链接

《有书香的地方:中国全民阅读纪实》

作者:聂震宁
出版社:安徽教育出版社

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,全景呈现了“书香社会”“书香中国”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,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、推广者、服务者、志愿者的鲜活形象,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在处处处的郁郁书香。(据光明网)



幼儿园的教师带领小朋友阅读绘本

书香浸润假期 阅读充盈童年

新书推介

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曾说:“儿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读者。”暑期已至,我们为“世界上最好的读者”献上一份童书书单,让孩子们用阅读的方式打开这个多彩假期,充盈美好童年。

《宇宙的梦想》
作者:葛竞
出版社:晨光出版社、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“宇宙”在这部作品中有三重含义:它是故事,是人物,也是主题。本书以中国航天发展的辉煌成就为背景,讲述两位小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和航天梦想。



《我的世界》
作者:左暄
出版社:新蕾出版社
本书重在书写“童心之善”。作为一部紧贴时代、紧贴儿童的精神生命成长与审美接受心理的作品,《我的世界》不仅让读者看到外卖骑手这一职业在城市中的生活印记,以及外卖骑手子女的生活现实,更让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尊重。



《幸福里》
作者:吴洲星
出版社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一只猫在城市的街心公园里走失,欧小桃、艾扬、豆瓣、浅草、灰树5个来自不同成长环境的孩子,自此产生了难忘又动人的命运交集。本书聚焦城市更新和基层治理综合治理成果主题,承载了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

《当西游记遇见科学》
编者:木吉
出版社: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本书精选从猴王出世到取得真经成正果,全套共40个耳熟能详的故事,合理改编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版本,并在每个故事中提出3个科学问题,涵盖120个科学主题、超过200个科学知识点,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对科学知识进行梳理和讲解。



《和孩子聊聊人工智能》
作者:[西]谜题协会
译者:蔡一粟
出版社:四川美术出版社
这是一本给孩子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入门指南书。在本书中,读者可以了解智能机器的发展历程、工作原理、重要概念及对生活的影响。这也是一本极具思想启发性的科技启蒙读物,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启发小读者思考我们与科技的关系,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使用科技。



《我爱妈妈,我爱爸爸》
作者:朱永新
绘者:[英]郁蓉
出版社:贵州人民出版社
书中有两个不同的世界:一个是父母眼里的世界,是父母陪伴哺育儿女成长过程中的欣喜和快乐;另一个是孩子眼里父母的形象,是母爱和父爱的奇妙展现。该书构思独特,是一本很特别的书,让人爱不释手。(本报综合)



书林撷英

他们与夏文化对话 持手铲刮开黄土



《手铲释天书——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》
出版社:大象出版社

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,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篇章,然而,关于夏代的直接史料较少,很多信息都隐藏在地下,等待着考古工作者的发掘。追寻夏王朝的踪迹,探索夏文化的真容,成为一代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的学术使命和担当。

从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开始,到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,一代代探索者手持手铲,刮开黄土,寻找夏文化的灿烂辉煌。有这样两本访谈录,似手铲之于考古,是窥探夏文化考古学的窗口,它就是《手铲释天书——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I》和《手铲释天书——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II》。

《手铲释天书——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I》访谈对象为24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考古学家。本书首版于20年前,一直备受考古学界推崇。本次修订,原貌呈现当时的学界状态,保持学术观点的原真性,体现夏文化探索的百家

争鸣、百花齐放。《手铲释天书——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II》对18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考古学家进行了访谈,主要集中于他们探索夏文化的具体过程。

两本书,42位考古学家,80余万字,一部夏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跃然纸上。对于后继的夏文化探索者,这两本书可以让他们观察前人做了什么,前人怎么做的,哪些研究是典范;对大众而言,则可以了解考古人怎么探索夏文化,为什么耳熟能详的夏王朝那么难找到。

这群人栉风沐雨,默默无闻地跋涉于田野工地之间,苦苦寻觅着与祖先对话的契机,缝合着历史可能出现的缺环,修正着后人前人的认识,解读着天书般的人类文化遗产。

拉开夏文化探索序幕的徐旭生,在河南偃师境内勘查二里头遗址时,忽然下起大雨,道路泥泞,十分难走,他坚持冒雨调查完毕。待到徐旭生一行人冒雨在土路上跋涉十余里回到住所时,已经是晚上9点,早已过了吃晚饭时间,只得冷餐充饥。第二天,他又照常外出调查。

发现二里头一号宫殿的殷玮璋,有一天因调查回村的时间太晚,无法回考古队驻地,只能到大队柴草房中借宿。访谈中,殷玮璋想起他们一行三人被臭虫和跳蚤咬得满身大包、哇哇直叫的样子,感慨道:“我们当年称为‘跳蚤之歌’的情景,大概再也不

会发生了。”

李白谦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二里头参加发掘实习时,和学生们一起拼陶片。陶片按单位摊在地上,人蹲在旁边,低着头一片一片地摸,一片一片地拼对,将一个单位成千块破陶片按质地、纹饰、器形逐一归类,最终分到个体,再对有可能复原的器物粘对复原,不仅要动手,还要动脑。李白谦回忆当时的情景:“那时候,一对就是一天,腰酸背痛,但谁要是复原粘对成一件完整器物,一切疲劳便一扫而光,不仅他痛快,大家都跟着高兴。”

一个个关于夏文化探索的“人”的故事,记录了代代专注于夏文化探索与研究的学者求证夏王朝的思想、路径与成就,更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著书立说的背后,虽有寂寞和困苦,但更多的是喜悦和收获。42位考古学家的思想,汇流成迄今夏文化研究的历史、成果及共识。可以说,夏文化研究在立场、材料、方法等诸多方面,真正体现了“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”。

考古是探索文明的一盏灯,考古者是持灯的人,让我们翻开《手铲释天书——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》,跟随他们去穿越历史的隧道,触摸夏的大门。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作者:张琰)
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



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